



文 學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情愛與文學

周伯乃著



學 文 與 愛 情

著 乃 伯 周

1 9 8 4



滄海叢刊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大 果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八月初版

◎情愛與文學

基本定價貳元捌角玖分

著者 周 伯 乃
發行人 莊 剛 彰
出版者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政劃檢一〇七一七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版臺業字第〇一七九號

自序

寫詩要用情，寫散文要用愛，寫小說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惟有寫評論，毋需用情、用愛，更無需豐富的生活經驗，但必須要有冷靜的理性和客觀的態度。

在我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文學生涯裡，我曾經寫過詩，也寫過散文，卻發現自己根本沒有那份才具，只好以苦讀別人的作品來滿足自己喜愛文學的心靈。在這數十年孤寂的生涯裡，我讀詩、讀小說、讀散文，也讀各種人文科學的書，如哲學、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以至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等等，涉獵之廣，非我早年從事電機工程時所及於萬一的精力。公元一七四二年，伏爾泰在巴黎訓練杜麥密兒小姐排演他的名劇麥羅普一劇時，要她如何才能表現悲劇的高潮。杜麥密兒埋怨說，如果要我裝到像你要求的那種狂熱，我就得像着魔似的。伏爾泰回答說：「你說的正是。如果你想在任何一門藝術上有所成就，你就必須像着魔似的。」我不敢說我對文學有伏爾泰所要求的那樣着魔似的狂熱，但我的確有一種非常人所能承受的狂熱。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說過：「我是依恃情愛活着的男人，但我亦更需要文學來輝煌我的生命，延續我的生命。所以，在

我有生之年，我必須擁有情愛與文學。情愛使我的生活充實、愉快；文學使我的生命輝煌、恒遠。

基於這個對生命意義的體認和情愛的認知理由，我幾乎是全生命的投入於文學與情愛的追求中，冀圖在這兩者中肯定我的生存意義和生命的價值。我常常覺得，現代人所面臨的危機，不是物質的缺如，而是精神的虛空。本世紀一位前衛詩人艾略特（T.S. Eliot）曾經慨嘆地說：「我用咖啡匙量去了我的一生。」這是多麼令人悽楚的一種嘆息，一個對生存抱着無限的依戀，却又面臨着死亡的聲音一句又一句的緊迫而來。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說：「人不過是孤獨地生存，在上帝已死的世界裡，毫無價值，人愈瞭解自己，就變得愈壞，他們所能作的就是活下去，接受最壞的生活。」另一個存在主義者阿爾波特（G. W. Allport）亦說：「生存即是受苦，繼續生存即是在受苦中找尋出生存的意義。」

我常常和朋友說起，我是被犧牲的一代，幼年在戰火中煎熬，少年在顛沛中流浪，壯年在孤燈下、寒窗前生存活嚙地苦讀了些許名著，吸取了一些文學的知識，而憑着這一點點知識，開始自己的文學創作生涯，這部書內的評論，都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完成的。所以，在寫作的時間上前後不一，有的遠在十數年前，如「論嘲弄的藝術」、「感覺性的小說」、「王默人的『留不住的腳步』」等；有的是最近幾年才寫成的，如「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情愛觀」、「談現代文學批評」、「不廢江河萬古流」、「黃春明小說中的鄉土情懷」等等。寫作年代不同，難免有些文學觀點

也會產生差異，或者有些已與時代不能協調，但自認還有點兒價值，猶如自己看重自己的生命一樣，不管好壞，都是屬於自己的，是一字一句把它累積起來的。

我對文學批評，從不堅持某種法則，或固執於自己的見解。我認為文學批評是導源於對文學創作的鑑賞與研究的需要，所產生的一種回顧與前瞻式的自覺歷程。它不僅對文學作品本身具有嚴肅的評鑑功能，而且對作品相關的歷史、作者背景、創作環境，以及社會形態、民族淵源、人類發展，都有極密切的關係。於是，當我從事一部作品或一首小詩的評論時，都會蒐集一些相關的資料，苦心竭慮地去將作品和相關資料研讀再研讀，然後，再作評論。在評論的過程中，儘量作到超越於個人情感與情緒之外，作客觀而嚴肅的評論。也許由於個人的學養與天資的關係，對某些作品難免會有部份理解得不夠深刻、洞察得不夠透徹，而導致評論的缺失。

最後，還要提及兩篇附錄，一篇是大華晚報採訪主任程榕寧小姐在主持該報「讀書人」專欄時，要我談有關中國新詩的問題。原以為概略地談一些新詩的創作問題，沒想到竟談及我國新詩的興起與發展。在這樣的一個大題目之下，竟連續談了將近半年，從我國新詩的起源、發展，談到民國六十年左右的中國新詩動態及詩壇軼聞。在一個晚報來說，能讓我這樣長談，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程榕寧小姐的功勞是不可抹殺的。

另一篇「談文化的自覺與反省」，雖然內容與本書其他各文沒有直接關係，但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文學與藝術是其最大的主流，而這篇短文，正是想說明知識分子對國家的責

任。一個有深厚文化傳統的民族，其本身必然有悠久的歷史背景，也必然有其源遠流長的文化根基，這種深厚的文化根基，是歷代知識分子的智慧結晶。我想在這國家處境面臨到嚴重挑戰的今天，身爲這一代的知識分子，應該有勇氣、有毅力肩負起一切責任，爲國家的安危、民族的絕續盡一分子力量，杖一支筆能爲人類的歷史寫下千秋的見證。

周 伯 乃

民國七十三年六月於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情愛與文學 目次

自序	一
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情愛觀	一
談現代文學批評	三七
不廢江河萬古流	五一
黃春明小說中的鄉土情懷	六七
王令嫻小說中的潛意識世界	九三
「捕虹的天梯」序	一〇七
王默人的「留不住的脚步」	一一三
論嘲弄的藝術	一二七
感覺性的小說	一三九

趙滋蕃的「半上流社會」	一五七
朱炎小說中的鄉土意識	一六五
象徵與意識流之運用	一七三
林玲小說中的情境對比	一八一
「喬太守新記」中的嘲諷手法	一八七
附錄	
周伯乃談中國新詩的興起與發展	程榕寧 一九五
談文化的自覺與反省	二五一

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情愛觀

人所以能超越於其他動物，是因為他具有超越於其他動物的理性、情愛，和智慧。理性使他能辨別是非、善惡；情愛使他懂得與人相處之道；智慧使他創造歷史和認識歷史文化，而同時又能接受歷史的教訓改變自己，使自己適應生存的環境。人類最大的本能就是能以各種條件去適應環境、改變環境、創造環境，使自己生存在最適於自己的生活環境中。

當一個人被賦予生命的存有時，便形成爲一個自然人，繼而進入社會，成爲社會人，在其接受社會化的過程中，他必然是由一個主體的存在經驗之累積，且具有充分的主體自覺意識的個人。以個人存在經驗的累積而論，他是屬於歷史的產物，他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將滑過歷史軌跡，但歷史也是人的產物，它的每一章每一節都必須依賴於人類的不斷創造，不斷完遂，使其形成綿延不絕的人類文化之累積。

人類的一切文化，都是由於人類自身的歷史累積，因為他能運用自己的理性和智慧，接受歷史教訓，改變自己，創造自己的文化，其他生物沒有歷史，它缺乏理性去承受歷史的教訓，又缺少智慧去創造歷史，千百年前的生活方式和千百年後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少改變。德國當代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 1900-)曾經說過：「人在不經自己同意或意志的情況下，給拋進了這個世界，而又不經自己同意或意願給拋離了這個世界。就這點而言，他跟動物、植物或無機物，並沒有什麼不同。可是，由於天賦的理性與想像，他無法以這被動、消極的生物角色為滿足，無法以擲骰子似來決定自己的命運為滿足。他受到一種驅策力，要做個『創造者』來超越其他生物的地位，超越他生存的偶然性與被動性。」●當他尚在自然生命的階段，他的一切行為都是依循着自然法則而生存，全憑本能的需求追求原始欲望的滿足。一直到他進入社會，成為社會化的生命，必須取得與自己以外的一切發生和諧，在這時，他必須服從社會的一切制度、法則，遵循社會的秩序和道德規範，努力把自己投入社會的結構中，符合社會的種種條件，而成為一個健全的社會人。

人創造了自己，亦同時是被人所創造。一個母親在她孕育孩子之前，必然要與一個男人相結合，結合的最原始力量就是情愛。情愛的最原始方式是一種慾的滿足，或者說是性生理的需求與

● 佛洛姆著「理性的掙扎」(The Sane Society) 又名「社會健全之路」，(陳珣華譯) 中譯本第五八頁臺北志文出版社出版。

發洩。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發言情愛，他的最後目的，是希望能獲得肉體上的媾合，但媾合的目的，却不是單純爲了性的發洩與滿足，而是企圖透過肉體上的媾合消弭個體的孤絕感和疏離感。人與人之間的陌生和冷漠，是由於個體的孤絕和隔離所致。人不可能永遠處於完全孤絕的情境中生存下去，必須與人羣與自然取得和諧。否則，他會全然喪失愛和被愛的權利。一個喪失了愛和被愛的人，就如同長年生活在陰溝裏的蛆，或者是猶如一羣埋藏在地層底裏的爬行動物，沒有理性、沒有想像、沒有智慧，只依靠一種生物的本能而生存，既不懂得與人相互聯繫，更不會有親密的關係產生。愛情是人類生命的重要部分，任何一個人都有追尋愛情的慾望與需求，所謂「食色性也」，這是人的本能。但這種本能的發洩與接受，必須同時爲社會所接納。因而，他必須受社會的規範約制，始能構成合理的婚姻關係，使其完遂人類的社會共同責任，這就是人倫之始。

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看，在太古以前的人類，其性生活與其他動物的性生活並沒有顯著的差別，只是人類的腦細胞組織特別發達，而促使其產生超越於其他動物的智慧，有了智慧便產生超越於萬物的理性，有了理性便能辨別是非善惡，有了是非善惡的觀念，便有情緒的變化。情緒的變化是人類生命意志的最原始活動力。美國社會學家顧里 (C. H. Cooley) 說：「所謂人性，據我們所瞭解的是人類具有優於下等動物的那些情緒與衝動。並且它們是屬於全體人類的，而不是屬於任何一個特殊種族或時間的，它特別是指同情心與含有同情心的許多情緒。如愛情、怨恨、

奢望、虛榮心，英雄崇拜，和對社會的是非感。」●這些情緒的變化，也正是激起作家們從事各種文學藝術的創作因素。古今中外，許許多多偉大的作品，都是從諸多的人類情緒變化中產生出來，這種情緒不僅是作者本身的情緒，亦同時含有廣大羣衆的共同情緒。

我國向以農業立國，人們以農耕生產爲求取生活之目的，農業生產多寡，一方面靠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亦依賴於天候。天候好，災害少，生產量自然增加，米穀豐收，是農人的最大報酬。所以，農業社會生活方式，乃求安定，求農產品豐收。人與人之間乃力求和平相處，團結合作，和商業社會完全不同。商業社會，人與人之間講求的是交易。交易是雙方的買賣行爲，是貨幣與物質的交換條件。商業之利得，是以賬簿上的數字來顯示其財富的多寡，賬簿上的數字愈多，表示其個人的財富就愈豐富，而賬簿上的赤字愈大，表示其所負的債務愈多，而其所擁有的財富就愈薄弱。一個商人爲了獲得更多的財富，必須時時刻刻去想著計算別人，賺取別人的金錢。然而，當他在極力想計算別人的時候，自己又何嘗不是正被別人所計算。爲了彼此的經濟利益，爲了實現買賣關係，商人就不能不廣結四方。而廣結四方，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勢必變爲複雜化，且容易產生爭執、競爭之事。因此，商業社會的人性，是重功利而薄情誼，而農業社會的人性，是重情誼淡功利。數千年來，我國都是以農業爲主，無形中形成了國民的普遍傳統性格：愛好和

● 顧里 (Charles Horton Cooley) 著有「人性與社會秩序」(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等書。本文乃引述於該書。

平，厭惡戰爭，養成一種各盡其責，互不侵犯的悠久情誼。而這種情誼也形成了他們各自安居樂業的保守觀念。這種保守觀念，成爲中國人的特質，無論在那一種場合都缺乏攻擊性，尤其是在古典文學中的情愛最爲顯著，他們大都是採取被動式的被愛和愛人。

以詩經三百篇來看，當時的自由戀愛風氣是非常風行。譬如「國風」「周南篇」中第一首就是歌詠君子追求淑女，終成眷屬的戀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在文字尚未普遍被人們所運用之時，口頭創作的歌謠是男女傳達情感最主要的文學形式，也是男女青年作爲挑情的一種手段，或隔山和唱，或在田間桑園相對唱，以表達自己的愛慕之情。無論對方是否接納自己的情愛，但都能透過歌詞和優美的旋律領悟彼此的心意。雎鳩是一種鳥名，相傳這種鳥雌雄情意專一，無論誰先死，另一隻便憂鬱而死，篤於伉儷之情。關關是雌雄二鳥的相互和答唱鳴之聲音，詩人因看見河中的可棲之地有一對對雎鳩，而聯想到男女的愛慕之情，乃以此作爲淑女是君子佳偶的象徵。同時暗示古代男女相悅、相愛，以至成婚的條件。那就是凡容

貌姣美的女子，都成爲有才德，或有官有祿者所追求的婚姻對象，與我國流行了數千年的門當戶對、郎才女貌的婚姻制度有着密切關係。

第二章以長短不齊的荇菜起興，寫出男子追求女子未成之前的苦悶情緒，寫他求之不得，便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愈不能入眠愈感到夜長，這種爲情所苦，爲愛所惱的滋味，我相信很多人都嘗過。最後兩章是描寫男子想像求得女子以後的歡欣心情。琴瑟相和，鐘鼓樂之，這種愉悅，是追求愛情的最高潮，也是這首情歌的最完美境界，全詩雖然只有八十個字，但把男歡女愛，兩情相悅的種種複雜情緒都栩栩呈現出來。

「詩經」以「國風」所佔的篇幅最多，是詩經中的精華，概凡先民的生活感受、愛情憧憬、工作願望，理想的奮鬥，都以迴環複沓的民歌形式反覆詠歎，成爲中國古代民歌的一大特質。在「十五國風」中，又以詠歌男女愛情的最多，有的表現愛情的戀慕與婚前婚後的悲歡離合，有的歌頌愛情的偉大與莊嚴，也有寫追求不得，而造成兩地相思之苦，如周南中的「漢廣」，就是以不能在喬木之下休息和不能渡過寬濶綿延的江水做比喻，寫出男子追求女子不得的苦悶心情。詩云：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詩序云：「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

得也。」此說似有些牽強附會。我個人比較同意清代方玉潤的觀點。他說：「所謂樵唱是也。近世楚粵滇黔間樵子入山，多唱山謳，響應林谷。蓋勞者善歌，所以忘勞耳。其詞大抵男女贈答，私心愛慕之情。」●

根據當時的江漢風俗，其女好游。而樵夫見其出游乃以情歌挑逗之。由南有喬木說起，意思是雖有喬木，但喬木高而無葉，不能遮蔭，無法在其樹下休息乘涼。游女雖美，但不能追求，因為漢廣、江長，既不能泳泗過去，也不能筏而渡江，故不可追求漢之游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萑；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照歐陽修的解釋，認為是男人對女人的一種愛的奉獻，即使婚後替其秣馬做奴僕也是心甘情愿的。●但這種願望是無法實現的，乃仍用「漢之廣矣……」反覆詠歎，表示內心的無可奈何之苦悶情緒。我國古代民歌在形式上有一種最顯著特點，就是運用迴環複沓，重覆的節奏造成音樂

● 見方玉潤著「詩經原始」。方氏根據詩中的「喬木」、「錯薪」、「刈楚」等描寫，肯定漢廣為江邊的樵夫所唱之情歌。

● 見歐陽修著「詩本義」。

上的效果。它因而具備了深刻的韻律性與機動性。它不像後來許多詩歌作品那麼嚴密，一字一句，都不能隨便更動，而是變化自如，伸縮任意，顯示出一個創造的開始，一個廣泛的無限局面；它雖似未曾定型，但却最有生命。它們所用的旋律，含孕着最豐富的詩歌生命的源泉；往復三數，變化廻環。」●

詩經的國風中除了描寫那些信誓旦旦、互相期約的纏綿愛情外，也有敘述情變和婚姻失敗而遭遺棄的淒惻哀怨的詩篇，如邶風裏的「柏舟」、「谷風」篇；衛風裏的「氓」，都是棄婦的怨詩。而以「氓」表現最爲完整，第一、二章寫相愛到結婚的經過，那是甜蜜的；第三章開始追悔自陷情網，無法自拔；第四章寫女子被棄而對那負心的人表示怨恨；第五章寫三年爲婦，一切都由自己操勞負擔，夙興夜寐，天天如此，卻得不到丈夫的同情與憐憫，反而遭到兄弟的嘲笑，想想也只有自己傷悼自己了。最後一章詩人用反諷的手法嘲弄那些信誓旦旦的盟約都是騙人的鬼話。「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一切都讓其過去吧，想起那些過去的往事反增其懊也。

我國在秦漢以前，男女之間的愛情是比較自由，婚姻的選擇亦較多有自主力量。如鄭風裏的

「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 見「民間文學與愛情」一書，作者名字佚，臺北莊嚴出版社出版，僅註明本社編輯部，可能是有意刪掉原

作者名字。